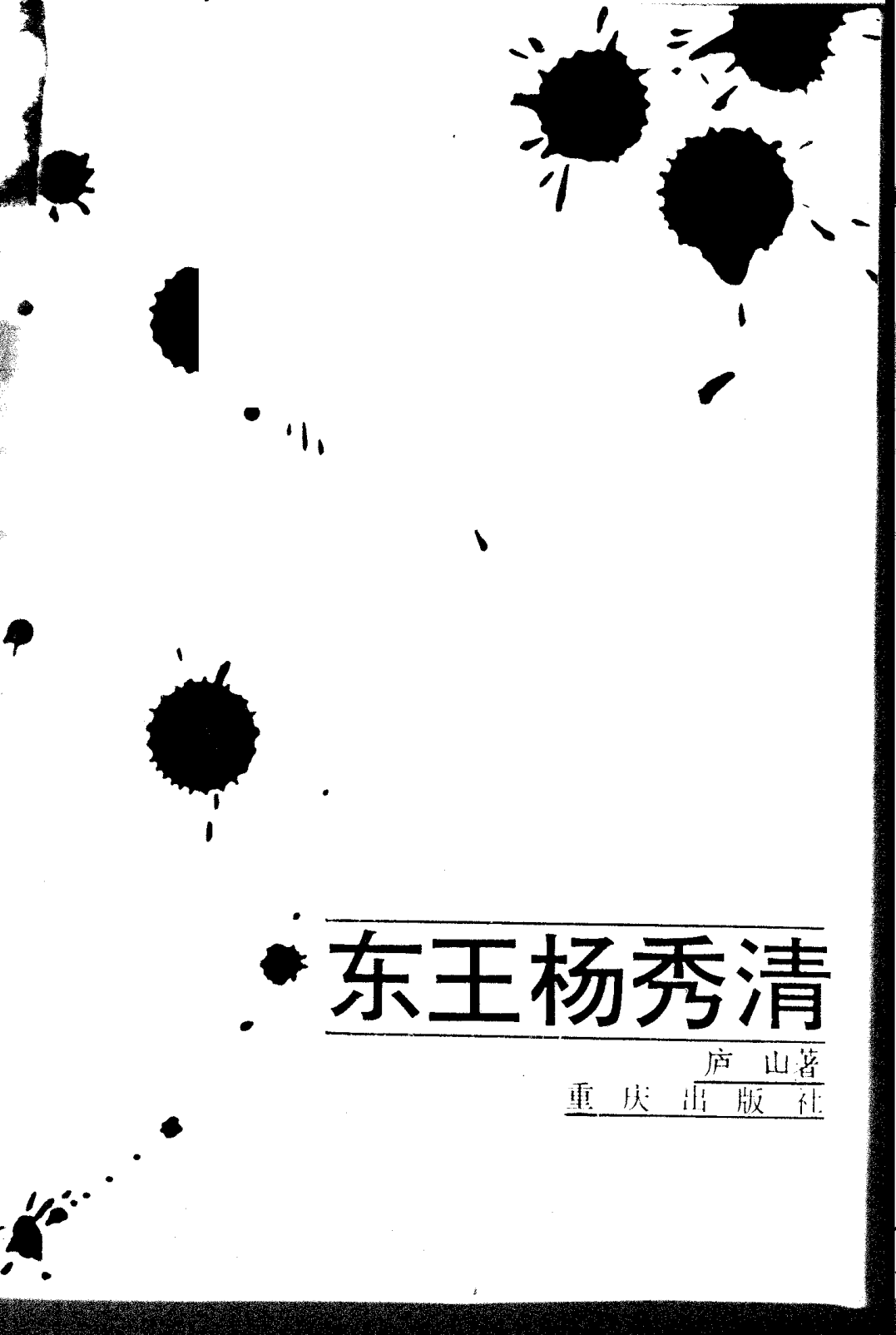


东王杨秀清

庐山著

重庆出版社





东王杨秀清

庐山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王 飞

封面设计：高仲成

东王杨秀清

庐 山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）
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25 插页：2 字数：203千
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6,350

书号：10114·259

定价：1.55元

第一章

——
太平天国壬子二年^①十二月初的一天丑正时分。天上没有一颗星星。夜雾从江面缓缓升起，在天地间无限伸延。北风呼呼刮着，搅动水面，掀起拍岸巨浪。天气阴冷潮湿，寒森森的。

汉口。江畔。如炬的火把下，太平天国的几个领袖人物隔江眺望烟云火海中的武昌城，烈焰忽闪腾向天际，火势凶猛张扬。滚滚的浓烟四处弥散，笼罩着原野，封蔽着大江。滔滔的长江江面上，数万名太平军将士高举火把，呐喊着，踩着浮桥直贯武昌城下。辽阔的江面火把的长龙跳跃着，驱散了黑暗。太平军水师的千舟万楫往来逡巡，与陆路弟兄遥相呼应。北风卷动旌旗猎猎作响，伴和着人喊马嘶声、江涛澎湃声，响彻云霄。城东的洪山制高点已被太平军占领，南郊一带的弟兄们正紧张地构筑工事。一阵阵爆炸声响起，令人惊心动魄。武昌城被围得水泄不通了。

^① 太平天国以干支纪年，但改“丑”（讳言“丑”）为好，改“亥”（讳言“害”）为开，改“卯”（讳言“有”）为荣。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为公元1852年元月初，清咸丰二年。下类推。本书沿用太平天国纪年，偶有例外，请参阅书中内容。

DP66/194

“诏令全军，务必拿下武昌！”天王洪秀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搓着手说。

“二兄^①放心，取武昌城不过探囊取物而已。”很自信的声音。说话的是东王杨秀清。

天王没有看他，在大堤上大步来回走着，时而抬起左手搭在额头上，满意地视察着潮水般向对岸涌去的弟兄们，忍不住开怀笑出声来。

“诏令——”他果断而兴奋地一挥手，“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军掩杀过江，抢占武昌。各军各营宜间勾联络，首尾相衔，忠勇耐草^②，全力以赴。”洪秀全猛转身，喊道：

“达胞！——”

石达开正应声上前，东王杨秀清抢先一步插过来了。

“杀鸡焉用牛刀！二兄现在是天王了，些须小事难不成还要天王万岁费心？”

杨秀清一耸肩头，抬起披风，微微一笑。接着他正视前方，头也不回地下达命令道：

“传本军师诰谕^③：右军主将北王韦昌辉率部南向阻击，不得使妖头向荣的援军越过卓刀泉半步；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、天官正丞相秦日纲、春官正丞相胡以晃、殿左一检点黄玉昆、殿右二检点陈承谔^④随本军师渡江，会合天官副丞相

① 洪秀全以上帝次子自居，故有二兄，四兄（杨秀清、冯云山居三）之称谓。

② 太平天国谓心为草。

③ 太平天国领导人发布的命令、文件，天王称诏旨，东王称诰谕，北王称诫谕，翼王称训谕，等等。

④ 书中人物官爵此后变动不少，后文不再一一赘述。

林凤祥、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攻城！”

这干脆利落、胸有成竹的话语，象拍打着堤岸的江水，在洪秀全心中激起一阵阵浪花。作为“拜上帝会”的教主、太平天国天王万岁的他，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布命令，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。北风狂啸，将细碎的水珠溅得满天飞舞，吹拂着洪秀全滚烫的脸颊。自金田起事以来，杨秀清第一次当众忤逆他的谕旨，这象一块石头似的，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。但是杨秀清的做法是无懈可击的。——“西、南、北、翼王尽归东王节制，前后左右中悉听东王将令。”这是他去年的金口玉言；而且在官方颁刻的《天命诏旨书》中，他还御笔加了一段文字说明：“拱手让兵权，真是自作多情！”洪秀全暗暗自责。尤其恼火的是杨秀清在下达了上述命令后，竟然旁若无人，连客套话也不曾说一句，甚至连征求意见的一瞥都没有投过来。“清胞！清胞！这未免太过份了吧！”他兀自遐想，积郁难消。然而此时此地，怎容得多考虑。他是个性急如火的人，在他心中窜动的这口气又难以咽下。

“宣娇！——”他提高嗓门大叫一声。

“小妹在！”他的妹妹洪宣娇跨前一步应道。

“诏令女军杀过江去！”

“是！”

杨秀清本已夹马启步，猛听得天王一声断喝，愣了愣。浓黑的眉毛紧一蹙，旋又放松开来，以更高的声音喊道：

“弟兄们，随本军师过江——冲啊！”

他狠磕马腹，用力一抖缰绳，箭一般向前窜去。

如雷的吼声中，在万马千军的簇拥下，东王踏上浮桥直奔武昌。天旗在洪秀全头顶翻飞，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响。而这一瞬间，他似乎什么也听不见。只有杨秀清的黄缎披风在他眼前晃动，越飘越远，渐渐模糊了，消逝在兵的河流和滚滚涌动的浓烟之中……

湖北巡抚常大淳蜷在他的书斋里，两眼发直。“这……果真是发匪么？”他喃喃自语。“飘忽不定，来得如斯之快！呜呼！”他想哭，但当着下属的面，又哭不出来。武昌城就象一艘孤舟，连天涌来的浪头越来越高，越来越猛，他乘坐的船已被撕扯得千疮百孔，随时一个奔腾的浪头跃起，都会使他葬身鱼腹，万劫不复。他突然一阵发抖，浑身打了个寒噤，心头一惊，差点没窒息过去。”双福兄，这果然是……发匪么？”他颤着声音问。

湖北提督双福表情木然地点了点头。

常大淳本是儒家子弟，迂腐气很足。太平军狂飙般的军事行动，使他简直不可思议。“发匪竟然逾越岳州城防了么？”

岳州本属湖南，乃是湘鄂交界处的水陆要冲。然而长沙的战事使湘省的官员们已无暇北顾该城。常大淳深恐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多次上书请求将岳州交湖北统辖，不久前获咸丰帝旨准后，他留双福守武昌，自己亲临岳州布防。公正地说，这位巡抚大人还是颇费了点心机的。为安全计，他将一艘艘装满石头的木船运往洞庭湖的土星港，凿沉沉船，忙乎了一月有余，终于将土星港口塞死。同时又抽调精兵驻防

岳州。以为这样一来，武汉的南大门岳州不啻天堑，片帆一卒皆不能飞渡了。岂料杨秀清指挥数万军民一天之内便将沉船和石头捞得光光。这就是常大淳难以置信之所在。

双福抬眼望了望他，眼神中浮过一道无可奈何的苦笑，可怜起这位巡抚大人来了。

“这，怎生是好？”常大淳又问道。“可否拨兵杀将出去，扼守城郊长虹桥，以通外援？”

双福连连摇头，说：“南陔兄，武昌城守军总计不过五千上下。目前之所以撤外防，乃是兵单宜聚而不可散之故。再说援兵，从何而来？”他焦躁万分，以拳击掌：“钦差大臣琦大人上疏说‘湖北贼情叵测，请稍宽时日再筹会剿’，益阳、岳州之败绩又令徐制军大人裹足不前。武昌之失，只在朝暮了！”说罢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言语之中毫不掩饰对河南巡抚琦善和湖广总督徐广缙的不满。

从感情上说，常大淳是站在双福这边的。但上司和同僚的这种做法，他已司空见惯，设身处地去想，自己遇到这种情形又会是怎样的呢？即使为官者乐于用命，士卒呢？

“各省旗营，不习骑射已久。兵之为用，日日见敌则怯卒为勇，一年不用则锐卒为钝。夫兵饷不足于前，官吏剥侵于后，壮勇遂相率告去。人情习安而忘危，祸发则自扫门前雪，积病可谓深矣。”他摇头嗟叹，感触良深。

双福凝视着他，良久没开口。唉，事到如今，妄发这般议论又于事何补？沉默，静得连院中枯叶落地的沙沙声都清晰可闻。但双福毕竟是军人，临战前反常的静寂使他如坐针

毡。眼下，他倒情愿听那使人心惊肉跳的炮声。他直觉地感到，杨秀清决非寻常流贼可比。不久前，杨秀清和萧朝贵联名发布的《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》、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》和《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》三篇檄文，犹如三次强地震，冲击波至今尚回荡在他心头，使他从此不敢小觑他的对手。

“……凡有水旱，略不怜恤，坐视其饿殍流离……满洲又纵贪官污吏，布满天下，使剥民脂膏……官以贿得，刑以钱免，富儿当权，豪杰绝望……胡罪贯盈，皇天震怒，命我天王肃将天威，创建义旗，扫除妖孽，廓清华夏，恭行天罚。”

据探马禀报，仅湖南益阳和岳州两地就有数千船民携船加入“贼伙”水师，足见这些话是极富蛊惑力的。一想起那震聋发聩的檄文，双福便腋下生寒，脊梁骨渗冷汗。

这空虚的沉闷和潜藏着危机的静寂使常大淳心神不定。他忧心如焚地愤然说道：

“杨秀清不过乡间一无赖。种田烧炭，保镖走私，打家劫舍，无所不为。其党羽亦不过乌合哨聚，何以营制章程这般整肃，旗帜号令如此森严？”

双福此时思绪纷繁，不想费这个口舌去解释。再说，三言两语也未必能使巡抚大人开窍。何况他自己还没有琢磨透个中奥秘。常大淳的思虑没有双福那么深，那么远。见双福缄默，他的思路又回到了那个给他带来希望的谰语上。昨夜里，他的夫人战战兢兢地把他拉到一边，悄声耳语说，近几黄昏时分，她屡见阴兵在眼前狂舞，尤其月色朦胧之夜，

园中只见花布裹腿的双足在跳跃，烟云雾霭之中还隐约可闻尖利的呐喊声。一席话吓得常大淳三魂丢了两魂半。他赶忙沐浴更衣，诚惶诚恐地求了一签。在连拈两回中下签的情况下，他的心情张紧极了，呼吸急促起来，两腿一阵哆嗦，“扑”地跪倒在地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默默许下若干宏愿后，屏着气把手伸进签筒。——“中平！”尽管不是“上上”，也不是“中上”，他还是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，悬啦！万一还是一个“中下”……他不敢继续往下想。一查相书，不由喜上眉梢。讖语曰：

先否后泰 由难而易
枉用推移力，沙深舟自胶。
西风渐渐长，浅濑可容篙。

解曰：

君家莫怨运地遑，一带尤昭百事先。
失之东隅虽可惜，公平获利倍如前。

他又细细看了两遍，揣摩了一番，以手加额，站了起来。讖语非但准确，而且堪称“绝”了。他原是浙江巡抚，西调湖北方才几个月。连这一点相书都记载无误，可见并非妄言。他的心竟象初恋的少女般跳了起来，脸上也飞起一片桃红。事后他把这段隐晦曲折的文字毕恭毕敬地亲笔抄录在纸上，逢人便显示出来，好象这是一件所向无敌的法宝似的。他觉

得天数已定，大可高枕了。刚才他把这法宝递到双福手中，对方的反应十分冷漠，并未兴意盎然地跟他一起分享他虔诚告求得来的福音。正当他不解地品味着的时候，双福起身告辞。

“标下权去巡视一番，南陔兄稍安勿躁。”

双福不想跟巡抚大人同行。自从得到这纸谶语后，常大淳益发听其自然，难怪他对已经探出的“发匪”贴城根挖洞穴的情况都不欲采取措施了。

常大淳不谙军旅，凡事皆倚重双福筹谋。他已听出双福语气中那勉强和虚衰的成份。笼罩在提督脸上的阴云倏忽一下飘向了巡抚大人的心间。所以，双福的身影刚消失在照壁后面，他马上命人备轿上城楼……

洪秀全那灼人的目光仍旧牢牢盯着前方，高阔的前额上那几道刀刻般的皱纹不为人察觉地微微颤抖着，频率几乎与心脏的跳动同步，两撇有力的鼻翼纹不时痉挛地抽搐，透出一股令人生畏的寒意。见最后一队腰横长刀的女兵骑着高头大马从身边驰了过去，洪宣娇走近她的兄长，低声说：

“万岁，小妹去了。”

洪秀全猛一愣怔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

洪宣娇在家里众姊妹中排行老四。大哥仁发，二哥仁达，秀全是她的三哥。但拜上帝会的教义规定，耶稣乃是大哥，秀全是上帝次子。说心里话，洪宣娇并不愿昧着心叫洪秀全二兄，秀全岂能和刁钻的仁达相提并论？杨秀清适才的举止

委实也太目中无人了。为了平息洪秀全的怒火，表示自己对兄长的尊重，她特意轻轻叫了声万岁。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呼唤将洪秀全的神思拉回现实。天王心中泛起一阵绞痛，这才忽然明白，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，他将越来越被人作为一种摆设而存在。这么想着，一种切齿的嫉妒和难以排遣的愤怒便象烈火般在他胸中燃烧起来。他紧捏双拳，受到压抑的关节发出“嘎叭叭”的响声，恨不能挥拳砸向那深邃的暗红色的天空。他抿紧嘴巴，把舌尖伸进齿间咬了一口，使的劲很大，但却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。他和洪宣娇相向而立，半晌无言。

“宣娇，”终于，他努力克制住自己，扫视了洪宣娇和自己的参护队一眼，用深沉的胸音断然下令：

“集合参护队！”

马蹄杂沓，踏着碎步。男女参护们相互传递着短促的信号。很快，一千余名威武的骑兵整齐地排列在洪秀全面前。天王的眼里顿时闪过一道锐利、明亮的光辉，那突出的颧骨折射出奕奕的神彩。

“朕诏令尔等，千祈遵天令，欢喜、踊跃、坚韧、威武。男将女将尽持刀，同心放胆同杀妖！”

他意气风发地朗声喊道，脸上绽出一丝笑纹。

“杀妖！——”英姿勃发的男女参护们同时发出一声惊吼。

“立下汗马功劳的姊妹弟兄，男着龙袍女插花……！”洪秀全一字一顿、口齿清楚地喊出这句话来。

“杀妖!”又是一声吼。

天王满意地仰天大笑。一挥手，铁蹄轰鸣，战马长嘶，参护队狂飙般旋向南岸……

晨曦迟迟不肯露面，厚重的雾块象是惧怕枪炮刀剑似的往一起聚拢着，汇成一团团黑色的云层。北方吹来的风已是强弩之末，疲乏地顶着大雾，吃力地推移着。云层慢慢向一处合拢，挨挨擦擦，挤出一滴滴无声的泪珠。雾气越来越浓了。忽然，杨秀清听见背后响起金鼓锣号声，猛转身，见洪秀全正率领参护队疾驰过来，冷冷地哼一声，扭转头去。这时，只听得摧山裂石一声巨响，武昌城文昌门被掀飞二十几丈宽的一道缺口，大地不安地晃动起来了。沉重而强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。长江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霹雳惊呆了，好半天才发出一阵阵干巴巴的呻吟。东王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，太阳穴的青筋“突突突”地跳个不停。

“杀妖!”他全力吼叫了一声，扬起马鞭狠劲砸出一个响亮的鞭花。

胯下战马高亢激越地嘶鸣着，急不可耐地扬起前蹄，载着东王杨秀清风驰电掣般朝前冲去。

天王洪秀全被远远地甩在后头了……

二

查江何隆甸这个村子不能算小，隶属于湖南衡州府。彭玉麟就住在村子西头。他的门前有一条小河，叮叮咚咚昼夜不息地东流，汇入湘江的碧水之

中。屋后一座几十丈高的小土坡，这在一马平川的衡阳盆地来说，也算得上一座高山了。当然，它与北面百多里远的南岳衡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。小山坡上长满密密匝匝的青竹。说不清林中有没有斑竹，因为这里的竹子大多有点变异。但彭玉麟是希望有这种竹子的，娥皇和女英泪下沾竹的优美爱情故事是那么使他神往，何况他的爱情生活并不理想，更增添了他对那泪洒相思竹的传说的缱绻成份。他原是大家子弟，祖父和父亲都由进士及第。祖父在衡州为宦时，置下了何隆甸这份产业。父亲死后，他不善理财，家道中衰，现在就逍遥自在地守着一间茅屋和十几亩田过日子。说他怡然，并非他不愿入仕。其实他从十六岁起，就曾九赴童子试。不中的缘由，说来也笑话，原因仅在于他不善楷书。每每试卷誊正时，笔迹往往出格，主考大人对这样的试卷是嗤之以鼻的。然其志未灰，最后一次落选后，他开始浪迹天涯，登临泰山绝顶时，曾题了这么一副对联以明志：

我本楚狂人，五岳寻山不辞远；
地犹邹氏邑，万方多难此登临。

而今他每日只在茅屋中诵读诗书，在湘江边徘徊，在竹林前踟蹰，守着老母的孤坟，并不得志。

还有一个原因使他故土难离：村东宋氏倩女梅仙已与他私订终生。他们相约每月初一和十五在屋后那竹山上相会。今天恰逢约会佳期，他一早便在屋行彳亍，遥望着梅仙的住

居，一面反复低吟着《湘夫人》：“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。嫋嫋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登白蘋兮骋望，与佳期兮夕张。鸟何萃兮蘋中，罾何为兮木上！……”他目前就陷在“鸟萃蘋中，罾为木上”的境地中，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。梅仙的兄长生就一副“势利眼”，如果现在他贸然登门求婚，“舅爷”必然不屑。彭玉麟自认不是低三下四之辈，他不肯做无效劳动，也不愿塌这个台。两年前，他在“捕讨新宁土匪”李沅发时立过功，被拔补为临武营外委，并赏戴蓝翎。但这种马弁之类的芝麻绿豆官是不在他眼下的。当时之所以从军，一来与梅仙尚未确定关系，无聊之中需要刺激，二来他常用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来鼓励自己万不能就此消沉下去。但又总埋怨生不逢时。近来他听说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起事，攻占永安州后自称天王，建号“太平天国”，还分封了王侯和其它官爵。还有人说，“粤匪”已攻陷武昌了。“乱世出英雄！”彭玉麟预感自己的机会来了，甚至私下为广西提督向荣等“重将名臣”被“粤匪”打得大败而兴奋得夜不能寐。上月，他的老师衡州知府高人鉴来信，劝他去长沙投军。他以“母丧未小祥”婉辞了。昨天，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资格派来专使，递交了亲笔信，对他寄以厚望。信中劝导说：“国藩亦母丧未终，然粤匪横行，乡里藉藉，父子且不能保，能长守丘墓乎？”并暗示筹办中的湘军水师统领之位尚在虚悬之中。彭玉麟决意“出山”了，但是梅仙又使他难以割舍。虽然他生得玉貌风流，丰姿俊雅，且能文善画，毕竟已是三十好几的人，在“立业”之前，他亟望先“成

家”。加之梅仙其人恰如其名，确是一个梅中仙子。

“子交手兮东行，送美人兮南浦。波滔滔兮来迎，鱼鳞鳞兮媵予。”彭玉麟进屋去取出铁尺（这是他的兵器），且舞且唱，心驰神往地等待着那姗姗来迟、半月一次的会晤。记得上次在山上，他握着梅仙的手问：

“倘若玉麟此生终无功名之缘呢？”

“不会！”回答是肯定的，充满了信任。

“万一呢？”

梅仙偎在他胸前，用一种似乎从眼泪的河流里淌出来的声音喃喃念道：

“上邪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……”

彭玉麟把梅仙搂得更紧，一手抚摸着她的柔发，合上拍一起念道：

“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！”

怀着颤栗的憧憬，他们泪眼相望，顾视无言……

天，黑黢黢的。虽值阴历十五，但一层云翳遮住了蟾宫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梅仙大气都不敢出，躲躲闪闪地隐入竹林。她怕邻人看见，传进她哥哥的耳朵。她和玉麟每次都是在半山腰的那块大青石板旁碰头的。看不见路，只好用手摸索着竹子，磕磕碰碰地朝前走。由于这一带地处衡阳盆地的腹地，所以这小山坡显得意外稀奇。老一辈人还为它编出了许多离奇怪诞的故事来吓唬小伢子。梅仙自小也接受过这种教

育，对它，总是望而生畏。然而现在，每当她踏上这林中的小径时，没有害怕，只有神秘的冲动。可今天，除却忐忑，仿佛还有一种什么无形的力量左右着她。究竟是什么？始终找不出答案。她今年已二十岁了，按说也该出阁了。但她不愿顺随哥哥的意志嫁给当地的土财主。那些人不是肥头大耳，便是绣花枕头，想想都叫人腻味。插着少女特有的幻想的翅膀，她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她的玉麟哥。他眼下的处境大半是她哥哥一手造成的，她心疼，也不安。“刷”——一只野物从脚下窜过去，在她的小腿肚子上撞了一下。她的心猛地往上一提，脊背上渗出涔涔冷汗。她感觉脸上烫得厉害。是锋刃象刀片一样的竹叶割的，还是爱情的火焰在燃烧？她说不清。她只盼早一点见到她的心上人。她有点挪不开步子了，两腿发沉。刚才那只野物带走了她一半力气。

“呼，呼——”她收住脚步凝神谛听。是风。风吹竹叶沙沙作响。她一咬牙，狠狠心朝山上爬去。“死不要脸的小蹄子，祖宗八代的人都给你丢尽了！”哥哥在骂。是的，就是这句话烧得她脸上火辣辣的。“哼，骂去吧。”她想，“为了玉麟，我什么事都敢做。我才不在乎呢，让全村人都笑话去吧。”

猛然间她的后襟被什么东西拽住，她打了个冷战，血液顿时凝固了，两腿一颤朝前倒去，嗤啦一声，衣裳被撕破了；原来是一根小竹枝挂住了她的后襟。她歪靠在一棵竹子上，心里直扑腾。“玉麟哥，往常你都是在这拐弯的地方等我的呀！”她无力地哀诉道。是什么在叫唤，“咕，咕……”，